



第二一〇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成员国：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富莱纳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洛津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我非常高兴能在今天安全理事会举行十二月份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安理会成员国对担任安理会十一月份主席的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利昂·恩东先生阁下致意。我代表安理会成员国对他以令人钦佩的杰出外交风度、机智和礼貌主持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致崇高的敬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刚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945)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国：我已收到了刚果和安哥拉代表的来信，其中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后，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两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邀请刚果和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加亚马先生（刚果）和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也要告诉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我已收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来信，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我要转告阁下，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参加这次辩论，但没有表决权。为此，纳米比亚理事会将派遣一个

(主席)

代表团出席，我以理事会主席的身分担任团长，团员包括理事会的三位付主席：贾帕尔先生阁下（印度）、奎瓦斯·坎西诺先生阁下（墨西哥）和布瓦亚德—阿加先生阁下（阿尔及利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格温多林·科尼（签字）。”

安全理事会以往在审议议程上的问题时，曾邀请其他联合国机构代表参加讨论。按照以往在这方面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其代表团。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其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科尼女士（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我已收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代表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们签署本函的三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问题的时候，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以安全理事会第 S/12952 号文件散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要求，因此我按照暂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按照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945)里提出的要求在今天开会。此外，安理会成员国面前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951)的付本。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秘书长提交安理会的下列各项报告：第S/12938号文件，内中载有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9(1978)号决议第7段规定提出的报告；第S/12950号文件，内中载有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439(1978)号决议第7段规定提出的报告。

安理会各成员国面前也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S/12953)的付本。

第一位发言者是刚果代表，他希望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十二月份主席的身分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加亚马先生(刚果)：主席先生，我代表非洲集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这个月的主席。同样，贵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会由于阁下杰出的才能而深感自豪。我们也因为贵国和非洲在许多领域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贵国政府又以五个西方国家集团成员的身分积极参与最近纳米比亚事态的发展而深感高兴。

由于上述的原因，无疑还有其他历史原因都对我们目前所讨论问题的了解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西南非洲是一八八五年柏林会议委托给德意志直接管理的，以后成为国际委任统治地——我们相信，你是特别有资格指导安理会的工作，使它取得圆满的结果。

我们也要热烈地祝贺你的前任，今天代表加蓬出席这次会议的加蓬常驻代表恩东先生，他曾干练有效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现在，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企图在纳米比亚举行国际社会未曾希望和选举，其目的就是要使该领土继续置于惨无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控制之下，并确保南部非洲人民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刚果)

对南非这种极度蔑视只可采取两种态度。 其一是：联合国采取鸵鸟态度，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好象联合国并不反对津巴布韦已经造成的既成事实的政策——其结果怎样已是我们熟知的了，其二则是：采取非洲集团所主张的路线：那就是，勇敢地按照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来作出适当的结论，并确定非洲人民为解放非洲大陆摆脱剥削枷锁所进行的斗争和警戒是绝对必要的。

秘书长的报告里说得很清楚，南非企图遵循的路线完全是同联合国所制定的特别是第 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路线背道而驰的。 西方提案于今年四月得到比勒陀利亚的仓促承认，但该提案的精神和文字由于南非的行动而被拒绝了，这在西方五国外交部长和南非政府会谈之后发表的著名联合公报中就表现得十分清楚。

对非洲一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命运所玩弄的残酷把戏现在已把伪装拉下来了。

如果，真的象秘书长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比勒陀利亚自称有权继续统治纳米比亚并代表纳米比亚同联合国对话，那么我们就有权问为什么需要举行这种毫无民主基础的选举呢？我们也不了解比勒陀利亚政府一方面不接受第 435(1978)号决议，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要让那些臭名昭著的其他有关各方——也就是它的傀儡——来予以接受这两者之间究竟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

南非仍然坚决选择同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联合国对立，从而对整个国际社会对立，它一方面傲慢地拒绝在纳米比亚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另一方面又拒绝尊重南非部队撤出时间表，致使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无法在纳米比亚建立，也不能组织一次受联合国监督的自由民主选举。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挑衅态度，但它却假装着是为了维持非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 这需要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计划》的常任理事提案国——对南非的两面手法明确表态，因为南非的这种两面手法已严重地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

(刚果)

五个西方国家在安全理事会最近一系列的会议上的举措很是奇怪。这种故意模棱两可的态度辜负了非洲国家对他们的信任，因为非洲国家正在期待西方国家协助终止世界近代史上最为荒谬的失常现象。事实上，国际舆论难于理解的是：几个月前西方国家的活动积极频繁，而现在则对南非这种蔑视的态度却又无比的消极。

总之，非洲的舆论认为，对比勒陀利亚的姑息就兼有慕尼黑绥靖和加诺萨屈服的性质。法西斯政权假装谋求和平，以便在那些容易轻信的人们的背后准备战争，然后对那些认为可以拿鲜花而不是步枪去面对豺狼的人们狠狠地给予致命的打击。

西方国家和南非开始进行谈判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持有保留态度。他们很清楚，一只野兽忽然变成了和平天使和受人尊敬重视的发言人。近年来的历史表明：南非政权的真正本质似乎被人遗忘甚至湮没了。西方国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说服联合国回过头来重新讨论其最重要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并将该领土划归联合国直接管辖的决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就是根据这项决定而设立的。

本组织作出这样不光采的妥协只是因为那些同南非联盟的国家似乎作出了保证要向他们的伙计施加国际社会一向呼吁的压力，以便促使南非政权遵守当前世界的要求，特别遵守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各项条款。

现在他们假装惋惜地批评南非背信弃义的情况已是意料中事，因为即使不会算命的人也可以看出：以弱者姿态同一个无法无天不讲信义政府谈判是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西方国家由于目前尚不明了的原因，故意使自己处于向南非恳求的地位。他们恳求南非稍微给予一点和平、一点民主、一点自由、一点独立，就这样而已。我们深知这些和平、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早已被所有殖民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扬弃了，因此更确定地预期南非也同样会扬弃这些概念。

此外，新老殖民主义是一丘之貉，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南非按理是不会不把它自己的社会组织概念强加于人的。我们要反驳——有些人已暗中反驳了——非洲

(刚果)

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走极端，他们不顾及居住在纳米比亚的人的利益等等的说法。

事实上，必须承认的是，那些认为我们要求过分的人都是心怀叵测、假仁假义、善于遗忘的人。

首先，我们不知道，会议室在场的有哪个社会或文化集团会在遭受整个非洲人民几十年来经常受到的威胁时袖手旁观的。就拿欧洲来说吧，欧洲人民在历史上哪个时刻不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捍卫他们的自由呢？欧洲各地区的人民为反对拿破崙的霸权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而战斗，更用不着追溯到圣女贞德以前时常以鲜血在他们的民族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就非洲而言，大家都十分清楚，反对南部非洲少数政权的斗争从来没有使我们盲目到忽视任何渺小的可能给予该地区人民以和平与自由的机会。如果这种斗争是武装斗争，它也是要讲究策略的。

我只想提及一九六四年达累斯萨拉姆和一九七四年摩加迪沙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宣言和联合国也予通过的一九七四年卢萨卡宣言。在这些宣言里，非洲国家重申他们决心使非洲大陆摆脱压迫者的枷锁，同时明确表示，如果可能，他们愿意随时同他们的敌人，南非，坐下来进行谈判，以便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

非统组织承认的各解放组织的行动一直受这种非洲行动指针的指导。因此，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总是维持着其特有的尊严和责任感。

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解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现在被南非宣传歪曲了，助长此风的是那些从来不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责怪西南非民组的。

每个人都知道，西南非民组是在政治上正确反映纳米比亚人民愿望目标的唯一组织，并且决定针对着南非想要在纳米比亚继续进行镇压而采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为整个纳米比亚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献身和组织起来。

(刚果)

由比勒陀利亚和一些国家仓促拼凑而成的其他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则不是这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要不是西南非民组采取了决定性行动，那么纳米比亚问题今天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目。南非根本不屑提及该领土自决的可能性，置至连反对的口吻也不提。

这样做，南非并没有错，它认为并继续认为西南非民组是唯一可能取代南非这个建立在种族隔离和新殖民主义基础上的权威的力量。南非，无疑也包括西方国家，由于统治国的政治目光短浅，正式建议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把权力由管理国南非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选出的代表，以便设法使西南非民组难堪。

无疑，他们预期进行了选举，西南非民组便会自行灭亡。但是特务人员所收集的情报很快使西南非民组的敌人大失所望，因为这些情报证实，如果举行选举，西南非民组一定胜利。

要不是这样，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比勒陀利亚和西方国家忽然改变了立场，他们在南非签署的联合公报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公报中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对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承诺和给予非洲与西南非民组保证的立场。

我们必须指出，除了上文提到的慕尼黑恶例以外，这种历史上少见的外交诈欺行为是在今年六月南非对西南非民组发动残酷进攻和卡辛加大屠杀之际进行的。这是南非想要最后解决西南非民组的一着棋，但是比勒陀利亚只能证实西南非民组要比那些在图尔恩哈勒会议上拼凑为政治力量的部落集团优越得多。这些评论不应使人对我们现在审议这个问题的方式发生误解。事实上，我们现在很清楚，南非对它在南部非洲大陆建立班图斯坦的计划还嫌不足，正在竭尽全力便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恶化，以便在那个区域维持霸权。

因此，比勒陀利亚意图维持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并确保它永远存在下去。很显然，除非开始把南非问题加以解决，否则纳米比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们主张安全理事会从全球的观点考虑这个局势，援引《宪章》第七款的有关条款，因为如果要同目前霸占着联合国管辖的领土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谈判的话，这种谈判就不应当从软弱的地位来进行。

(刚 果)

只有南非受到了真正经济制裁的强大压力——首先是彻底的石油禁运，这是一种有效的强制性禁运——才可能予期南非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遵守第385(1976)、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所载的国际社会禁令。

南非残酷地诽谤和打击西南非民组，使我们深信西南非民组目前所选择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我们重申在精神、政治和物质上完全支持西南非民组为争取彻底有效解放纳米比亚领土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国际社会将发现，南非迫使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唯有全力声援这场斗争，即使由于比勒陀利亚同某些热烈主张尊重人权的国家勾结在一起，所以这样的斗争总是代表着一场同天使对立的斗争。

为争取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斗争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对这种斗争是无关紧要的。即使受到最严重屈辱的人的精神力量，也决不会被酷刑和残忍打跨的。相反的，非洲人将更加下定决心把跑到他们国家土地上压迫他们的霸主打倒。

主席：谢谢刚果代表对我国政府、人民和我说的友好的话。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格温多林·科尼女士阁下，现在我请科尼女士阁下发言。

科尼女士（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诚挚表示谢意，因为阁下准许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现阶段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向安全理事会发言。主席先生，我还想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安全理事会自通过第 385(1976)号决议以来，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都旨在建立一种国际接受的体制以便通过联合国监督 and 控制的选举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这些最初目标现已被彻底歪曲。南非玩弄了一切阴谋诡计想要迫使联合国给予南非在纳米比亚扶植起来的部落傀儡和种族隔离的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支持者所组成的权力基础以合法地位。

南非总理最近的立场显然十分荒谬，竟然认为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是白痴。南非一方面宣称它愿意遵守第 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而同时又高兴地说：不久他就要同伪选出来的代表讨论，并且认为这是同联合国合作的下一个必然步骤——这种荒谬的言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首先让我们明白地认清楚今天讨论的目的何在。我们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目的是要保证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了公平选举之后，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承认纳米比亚人唯一和真正的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它在纳米比亚人民中享有压倒性的支持。南非虽然在官方谈话中假装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这种公平选举，但它通过政府最高级官员发表的谈话，不断有计划地排斥西南非民组通过选举成为纳米比亚正式政治当局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这些旨在取得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整个谈判过程从一开始起就由于南非政策目标的两面性而变得空有其表了。

(赞比亚)

如同有些人那样假装认为，只要宣称南非今天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选举无效就可以抵消这种花招的重要性，这就未免过于天真愚蠢了。虽然安全理事会宣布这次选举无效的决定可以使它们在国际社会上得不到任何合法地位，但它不能够阻止南非建立一个权力基础，而其受惠者是南非的各部落傀儡和种族隔离的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支持者。这就是安全理事会现在面对的问题的实质。

有人认为如果这些选举完成了之后，南非就会愉快地接受第二轮选举，并且很体面地邀请联合国参加，从而达成了第 385(1976)、431(1978)、432(1978)、435(1978) 和 439(1978) 号决议责成它的责任，这是道地的自欺欺人的说法。南非的意图是要通过这些骗人的选举来巩固它的新殖民主义的傀儡集团，以保证它可以无休止地残酷剥削纳米比亚人民和资沅。

狂妄自大的南非今天在恐怖的气氛下开始了它所谓的选举，它正在逮捕所有看穿了这种卑鄙伎俩的纳米比亚爱国人士。有人告诉我说，南非秘密警察在温得和克逮捕了西南非民组付主席丹尼尔·琼加雷罗、西南非民组新闻秘书莫克吉内迪·特拉巴内洛、西南非民组法律事务秘书露西娅·哈穆坦亚、西南非民组行政秘书阿克塞尔·约翰尼斯、西南非民组青年团高级官员约翰·康耶罗、和运输付秘书所罗门·加马塔姆。这些纳米比亚爱国人士和西南非民组的官员是依据臭名昭彰的恐怖活动法第 6 节而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凌晨被捕的。总共有八十名西南非民组和其他支持者被捕入狱。关于南非监督控制下进行的自由选举我就说到这里了。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目标一直是并吞纳米比亚或通过一个傀儡政权完全控制该领土的政府、人民和资沅。这点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南非以往几次并吞纳米比亚的企图都失败了。自那时起，南非就设法通过本土政策和对所有试图保持国家完整和实现统一纳米比亚的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纳米比亚爱国人士施行残酷镇压的办法来瓦解该领土。几十年来南非拒

(赞比亚)

绝了一切想要通过谈判以建立一个纳米比亚独立国的解决办法的尝试。南非的目的现已路人皆知。纳米比亚拥有无穷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它蕴藏的钻石和铀和许多其他矿物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及其伙伴无法抗拒的掠夺物。维持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需要依赖许多因素，包括在边界上建立一条安全地带以便防止思想武器和资金流入南非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手中。为了使纳米比亚保持虚弱的状况，南非设法保存各族家园，包括纳米比亚支离破碎的一切后果。

这就是南非在纳米比亚所作所为的模式和它顽固地违抗国际社会深思熟虑的意见的基础。

一九七六年联合国设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来管理该领土，直到它达成独立为止。十多年来理事会一直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统一的纳米比亚的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合法斗争。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今天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的承认。虽然联合国在促使比勒陀利亚顽固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支持者接受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方面受到了各种暂时的挫折，但纳米比亚理事会一向并将继续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利益。理事会将继续同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民组密切合作并共同斗争直至纳米比亚达成真正独立为止。

联合国大会第九届特别会议通过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第 S-9/2 号决议内所载的重要纳米比亚宣言和支持纳米比亚自决和民族独立的行动纲领，其中制订了纳米比亚达成真正民族独立的重要原则。此外，特别会议的召开，决定性地重申了联合国迫使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并创立一个真正代表大多数人民争取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愿望的独立纳米比亚的决心。

自一九七六年一月以来，我们看到安理会为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寻求可为国际接受的办法的努力，经常被南非的阴谋诡计所破坏。正当各方正在就联合国参与纳米比亚独立过程进行会谈的初期，南非就单方面任命所谓的纳米比亚行政长官，

(赞比亚)

这明白表示南非是毫无诚意的。 南非单方面在纳米比亚举办选民登记并发生各种轻微舞弊事件更进一步暴露了种族隔离罪恶集团对西方国家倡议的正式会谈抱着两面手法。 侵略安哥拉和在卡辛加大规模屠杀纳米比亚难民更加突出了南非欧洲人同联合国合作的虚伪欺骗本质。

安全理事会的权威面临了严重的挑战。 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使南非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 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全力施加宪章第七章的各种制裁。 这是它能做到的最低限度。

归根结蒂，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必须决定其击败残酷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集团的决定性斗争的形式和条件。 纳米比亚爱国人士在十多年来标示着民族尊严和崇高精神的武装斗争中流了鲜血。 没有一个纳米比亚爱国人士的牺牲是白费的。 卑鄙残酷的压迫者最后一定会被打倒。 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无情的压迫只能加强纳米比亚人民和一切进步人民全力消除罪恶疯狂种族隔离的决心。

主席： 谢谢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安哥拉代表。 我请他到会议桌前来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 请让我代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安理会的主席。 我们也对秘书长过去和最近从事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过程的努力表示感激。

虽然刚果代表已代表联合国的非洲集团向安理会发了言，但我还想在此发言，以便向国际社会转达一个消息并提出严重的警告。 我们正处于南部非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 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非殖民化过程往往困难重重，十分棘手，有时则比较平静，但有时也发生暴乱伴同着种种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因为许多

(安哥拉)

非殖民化的国家仍然处于重建国家和建设新社会的痛苦阶段。

但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流满鲜血的道路上，我们看到联合国决议受到公开蓄意的嘲笑，国际法被蔑视，到处充满着强横和敌意，难民被屠杀，其情况的严重是非洲任何其他地方所少见的。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不但对它的大多数公民，并且还 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压迫；这是我们所深知的，而纳米比亚则遭受着罪恶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屈辱和伤害。

多年来，南非有系统地把纳米比亚人民关进集中营，没收他们的肥沃耕地，并把他们赶到瘠地去生活，禁止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大量屠杀居民和牲畜并剥夺他们的生计，把全国变成一个私有的班图斯坦。

当我提到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对整个南部非洲和特别对纳米比亚进行的残暴行动以及我们深知南非在我们这个区域内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说辩。我不仅以纳米比亚人民的同志同时也以一个安哥拉人的身分来说这些话的，因为我们也亲身经历了南非种族主义者攻击的全部压力。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曾遭受南非无数次的陆军入侵和攻击，以及伞兵的袭击和不断的炮轰。事实上，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的行动仍在继续，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正在我国南方边界集结部队。不久前安理会还听取了我国关于南非深入安哥拉领土攻击卡辛加的控诉，南非部队冷酷地屠杀了卡辛加难民营内七百多名男女和儿童。被屠杀的人之中有很多安哥拉人，他们为了保卫他们祖国的自由和非洲这一区域的自由而牺牲了生命。安理会成员国也许会感到震惊的是：南非部队在进攻卡辛加时使用了神经麻痹毒气弹，中毒而麻痹的受害者最后又被残酷地处决。

今天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主办了所谓的内部选举来保证“选”出一个继续对比勒陀利亚主子的政策唯命是从的傀儡集团，结果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被一个会员国愚弄了。事实上，纳米比亚的地位仍然只比班图斯坦稍高一点而已。

(安哥拉)

纳米比亚独立“谈判”的历史中充满了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强横态度和欺骗行为。每当出现某种可能解决办法时，南非总觉得理应找出某种或其他的借口来中止会谈。事实上，比勒陀利亚欺凌安哥拉的行动已经成为军事术语的一个新名词：卡辛加战术。

我们非洲人有理由对比勒陀利亚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政府深感恐惧。我们有什么可以保证可以确保比勒陀利亚一定会履行其义务？因为它以往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此外，它已牢固地构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系统整体的一部分，坚强地成了西方国家攻守的一个环节，并紧密地同西方经济体系联结在一起，从而使得南非至少可以在非洲横行无忌；而西方国家由于同样理由，都不愿意制裁南非。西方国家愿意申斥比勒陀利亚，但不愿打中它的要害，因为西方国家害怕这样做会伤害到它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分支公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秘书长补充报告明白表示南非再一次规避了主要问题并成功地达成了它整个战略的目标：争取宝贵的时间。此外，补充报告中理应包括南非种族主义外交部长的答复，但我所能看的只是模棱两可的故意搪塞，使得情况同以往一样地混乱。我们从南非的答复里发现，南非终于在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建立了七个月之后同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选举，但是即使在所谓的内部选举之后，南非仍然想要继续保持该领土的统治权。此外，除了它

“……在今后几个月内……建议有关各方执行第435 (1978)号决议。”(S/12950, 第4(a)段)

以外，我们看不到南非作了任何承诺的迹象。

把“有关各方”提出来似乎是个不祥之兆。一方面，我们知道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想要保持纳米比亚的统治权；另一方面，“有关各方”被险恶地提了出来。“有关各方”是谁？是比勒陀利亚为了要永远统治纳米比亚而豢养的傀儡集团

(安哥拉)

吗？那肯定指的是他们，因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代表全都被捕了，至少在纳米比亚境内的所有领导人都已被捕。我们常常听到西方新闻界对第三世界国家选举和民主的批评。现在我们倒想听一听西方新闻界对南非枪口下的“选举”有什么批评。

纳米比亚今天成了一个大的兵营，选民被迫登记，军队集结在安哥拉边界，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被捕，所有这一切显然不能使选举既公平而又自由。

我们认为，南非可以有许多选择。例如，它可以故意不回答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此外，南非可以说“有关各方”不接受这个或那个提议——当然，也就是说，比勒陀利亚不接受这个或那个提议；南非也可以发动另一次卡辛加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南非正在准备这样做。今天的报告内引述了南非驻纳米比亚种族主义部队的指挥官贾尼·格尔登海斯将军的话，他说，十月份自由斗士战斗事件数目是五月以来最高的，也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以来最高的一次。实际上，我们这次行动的进展不如今年五月，因为南非向安哥拉发动了一个猛烈袭击，致使这次前进行动失败。谁也不能阻止南非不采取同样的行动。

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过程离完成阶段远得很。无论联合国和那些曾参与本过程的政府，都不能认为它们的工作已经完毕了。事实上，参与谈判的五个西方国家能否要求南非作出进一步的澄清并保证南非尊重谈判的结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同样，我们感激秘书长所作的工作，但我们也请求他继续从事谈判和协商。

我们将继续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它是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同志将前仆后继地挺身而出前来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而南非则永无希望把纳米比亚争取真正独立的浪潮镇压下去。

(安哥拉)

纳米比亚人民决不会甘心接受骗人的选举和一个傀儡组织。

我们处于南部非洲历史上危险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我们仍可能在最后一仗中败下阵来。那将不仅是南部非洲的悲剧，它将是全世界的悲剧。我的话听来有点象卡珊德拉的预言，但她终于证实了特洛伊的失陷。

争取最后胜利！

继续斗争！

主席：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麦克亨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通过你向你的前任的卓越工作成绩致敬。

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很想在以后一个时间向安全理事会发言，以便就纳米比亚目前情况提出我们比较全面的看法。但是在安理会十二月份第一次就纳米比亚召开的会议上，我们认为有责任着重提出我们五国政府的几点基本思想主题：

第一，我要重申五国外交部长十月十九日在比勒陀利亚所作的发言：

“这种选举和他们提出的经安全理事会核可的建议是无法调和的。任何这种关于选举过程的单方面措施均将被视为无效。”（S/12902，附件一，

第5段）

我们不断表明我们对这些非法选举十分关心。事实上，安全理事会一定记得十一月十三日通过第439(1978)号决议时，加拿大常驻代表曾就所谓的内部选举代表五国发言说：

“我们认为这些选举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并不承认选举的结果。这些

(美国)

选举决不会被认为是自由和公正的，而且同纳米比亚取得一个国际上可接受的独立的进展是无关的。我们同样感到各方在这次辩论中表示的忧虑，特别是我们的非洲同事所表示的忧虑：这个单边进程会被利用来阻挠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S/PV.2098，第6页)

第二，我们对于上周末警察当局没有任何解释就逮捕了居住在温得和克及其近郊的西南非民组高级成员的行动，深为关切。这些行动使得纳米比亚境内某一政治团体的领导成员丧失了言论、行动、出版和集会等基本人权和自由。我们知道这些人士已被拘禁，希望他们会体会我们对于他们被捕深表关切。

第三，五个西方国家必须声明，它们对于纳米比亚境内采用胁迫、武力和暴力深感遗憾。虽然对于责任问题我们还没有获得必要的事实根据来提出我们的看法，但我们对上周末纳米比亚发生的暴力行动深感遗憾。这种行动及其所引起的反应直接有违国际监督下实行公平、和平和开放的民主选举的努力，而五个西方国家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提出的建议中就是要求举行这种选举。

最后，我愿指出，秘书长报告中载有南非常驻付代表十二月二日的声明，内称：“南非重申，在建议充分执行以前，它将保持纳米比亚的统治权”。(S/12950，第8段)。五个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南非公开承认它对纳米比亚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我们将继续讨论上述各种问题。

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午五时散会